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黑籍冤魂 第二十二回 動疑心深宵窺秘戲 尋短見吃醋鬧官衙

卻說喬仰高睡時，忘將稿子放過，攤在桌上，被同事取去。明日給大家一看，個個心中怨恨，怪他不應語含譏刺，笑罵吃鴉片人。有幾個老於世故，和那替喬仰高日常要好的人，都一笑置之，怪他不應弄筆頭，訾人短處。同事相處，總宜和好，無端皆議同袍，不特開罪於人，且亦有傷忠厚。再有那狹量的人，以及平日與他積不相能的，遂拿著稿子去見東家，說他種種不是。子誠見他稿子刺著了自己的病痛，心中也十二分不願意。隔了幾時，就辭了他的館。這喬仰高一時乘著酒興，搖筆弄舌，及至明日醒轉來，這事倒已忘了。後來被東家辭了館地，自己莫明其故，有和他要好的朋友，對他說明，方才曉得一個館地是弄筆頭弄掉的，自己並不懊悔，搬著行李就走。仗著隨身本領，哪裡不可尋飯吃？這州縣衙門中一個書契館地，本來也不甚愛惜。他出得衙門另尋親友，別找館地，這且擱過一旁。

再說張子誠自從討了如夫人以後，喜新厭故，也是常情，妻妾之間，也常常要爭風吃醋。子誠心裡縱向著姨太太，然面子上總不敢得罪大太太，要求個安穩，少不得太太面前還要趨奉趨奉，防是河東獅吼起來，要不太平。

一日，子誠在姨太太房中吃煙，太太闖了進來，見兩人雙雙睡著吃煙，不由的心中不氣。子誠和姨太太見是太太進來，大家立起，姨太太便走過一旁讓太太，那太太道：「你日常說我吃鴉片不會生育，要娶個姨太太生幾個兒子。如今姨太太是娶了，兒子不會生，你倒教他吃鴉片，是何緣故？」

子誠說道：「他在此替我開煙，並不是吃煙，你不要錯怪了。」那姨太太道：「老爺要我開煙，我就替他開幾筒，倒惹得太太疑心，我是勿會吃煙的。」那太太道：「我進來的時節，看見你煙槍含在嘴裡，怎說不是吃煙？」姨太太道：「開好了煙，總要試一試透氣不透氣，怎好算吃煙？」太太道：「這門門上的煙，只剩得半筒，還要嘴硬說不曾吃？」

老爺一看，知道說不過去當面要拍太太的馬屁，遂把這事推在姨太太身上，說道：「我原說你不能吃煙，太太知道要費話說，你定要吞一筒，如今果然要討太太的罵。」姨太太道：「都是你纏賬，扭住了我吞一筒，吞一筒，如今太太看見，倒都推在我身上來。做了老爺，還要這種樣子，真真氣數！」

子誠不再多言，立起身來說：「我要外面辦公事去，太太你就在此吃幾筒罷。」太太也不睬他，看老爺去了，叫個使女說：「那煙具搬我房中去，以後不准老爺在姨太太房裡吃煙。」姨太太一肚子的氣，發洩不出，只說得聲：「也算倒灶，煙吃得半筒，氣倒受了一飽。」

停一會兒老爺進來，曉得太太將煙盤取去，不准他在姨太太房中吃煙，遂走到太太處，對太太說道：「你曉得我每日起來即須吃煙，你把煙具取了過來，若是姨太太周番，我住在那裡，許多不便。不知你把煙槍交與我，只要我看管好他，不准他吃就是了。」太太道：「不行，你們串做一路，我信不過你們。你要吃時，我好教丫鬟送來你吃。」

老爺道：「起來遲早不定，你又睏慣晏朝的，若等你起來再安排我吃煙，不要教我失癮。」太太道：「這個倒有個法子，這裡條個鈴，用條鐵絲，引到姨太太房裡，你要吃煙，只須把鐵絲牽動，我聞得鈴聲，就趕緊教人送過來。」老爺笑道：「要是你睡熟了，便如何？」太太道：「鈴就像在我的牀上枕頭邊，也就不妨了。」老爺沒法，只好如法施行。

一日，老爺在姨太太房中宿，太太獨自一人睡到半夜，聞得鈴聲響動，驚醒起來，一看天尚未明，丫鬟都未起身，思量老爺怎的起來得這等早？這時候便要吃煙？再聽那鈴聲疾徐中節，叮鈴叮鈴響個不止，心上好生疑惑！遂披衣起來，悄悄的開了房門，輕手輕腳，走到姨太太這裡來。

到房門口，看裡面露出燈光，側耳一聽，彷彿尤雲一雨之聲。向門縫裡張去，只見帳子亂動，帳須抖得如一陣急雨一般。

太太看得慾火中燒，一時不可遏抑，卻又不好意思聲張，心裡又氣又急，就倚住房門嗚嗚咽咽哭泣起來。早驚動了裡面一對的戲水鴛鴦，問外面是誰？太太也不答應，只管哭，哭聲漸高。

二人非常詫異，只好罷休，就此收兵不戰。子誠披衣出來，開門一看，一個太太哭得淚人兒一般，門兒一開，太太倒栽蔥的跌進門來。子誠連忙扶起，攙住了他，送他歸房去陪伴著他睏了，枕邊百般的討好。

那邊姨太太一回戲尚未做完，半夜裡殺出個程咬金出來，把個老爺從熱被窩裡搶了去，譬如饞貓口裡的鰍，有人去硬挖了他出來，你道他心中恨是不恨，惱是不惱？可憐他少婦青春，盼得今朝雙棲雙宿，那一霎寒人往，要教他熬這孤眠獨宿的況味，真一刻難耐！所以他越想越氣，越氣越惱，思量不如一死，免得受這種淒涼之苦。

想到這裡，索性起來啼啼哭哭，罵罵咧咧，把頭髮掛在帳鉤上，坐在牀沿，兩隻腳向地板上亂掉，口中只說：「我要尋死！我要上吊！」把丫鬟使女驚醒起來，大家趕進來勸，見他上吊是把頭髮掛在帳鉤上的，口中倒說尋死，大家掩著嘴暗笑。

有人到太太房中去送信，說姨太太上了吊。老爺一聽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拋開太太，再趕到姨太太這裡來，見姨太太已有人救了下來，坐在牀上哭個不止，遂竭意的前去撫慰。

斯時天已大明，合署的僕婦都已鬧醒，大家都來張望這姨太太，忽然一個小丫頭奔進房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太太吞了生煙！」把個子誠嚇得三魂出竅，六魄離軀，急問小丫頭：「怎樣吞煙？吞了多少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太太見老爺撇了他就走，等了半天不來，就把一盒鴉片向嘴裡一倒。」子誠再奔過來，看見太太仰眠在牀，雙眼哭得紅腫，面色發青，嘴唇發白，再查看那煙盒，見一盒煙所剩無幾，約莫吃了有二兩多煙，忙教人去請醫生來救治。

太太見了老爺，放聲大哭，罵道：「你日常多厭著我似眼中釘，我死了，好讓你們快活。我只吃了幾口煙，又沒有乾個歹事，你總說女子吃煙，便算壞品，我如今吃了這一頓，以後永不再吃，省得你憎嫌。我死了，讓那不吃煙的，替你當家。我活在世上，也無好處，死得倒乾淨。」子誠忍氣吞聲，只說得句：「太太，你不要煩惱。」

不一會兒醫生來了，請人裡面來看，說道：「不妨，我帶有急救誤吞生煙的藥水在此。」取出來教取開水來衝了，子誠端著來教太太吃。太太不肯吃，經大眾勸說，勉強灌了下去。一霎時藥性到了，嘔吐出來，嘔得滿地板都是黑水，簡直像潑翻了一鍋不曾收膏的煙。醫生見了，舌頭多伸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吞得這樣多，不是我來得快，遲一刻那就沒有醫救了。如今再吃些安眠藥水，請太太休息幾時。這會受病實深，太太須要養息幾日，服幾劑調理藥。不然，恐煙毒留戀腸腑中，要變別樣疾病。」

子誠問道：「我們太太是吃煙的，停會兒過癮是不礙麼？」醫生一想，生意來了，說道：「不能，吃了藥水，須三四日不可吃鴉片。」子誠道：「這便怎樣？」那醫生道：「不妨，我有一種戒煙藥，既非藥水，也不是尋常丸散，卻是一個峨嵋山僧人傳授秘方，是彩名山藥草配成的，吃了這藥，永遠不想吃煙。這藥藥性和平，功效神奇，已屢試屢驗，從不會牽惹別樣病痛。真要算戒煙的聖藥，比較林文忠公的戒藥方，好得百倍。」子誠說：「你且回去送一服來試試看。」先生答應出去。

子誠過來甜言軟語，撫慰一番，然後私下走過姨太太這裡來看。姨太太聽說太太吞煙，嚇得不敢聲響，此時倒也安靜。子誠再想惹禍之故，原來那鈴索本係在姨太太房內，子誠貪過便，移在牀柱上去，困在牀上，一伸手便掣得到，這煙就可在牀上吃，不必起來，這是吃煙人貪懶的緣故。不料翻雲覆雨之時，牀柱震撼，牽動了鈴索，遂惹出禍來，鬧得合署不寧，大家傳為笑柄。自此也就把鈴索換了地方。

再說醫生回去，不一時，取了戒煙藥來請太太吃，說道：「這藥吃下去，並不難過，只要安眠半日，以後就不再想吃煙了。」太太吃了藥，果然睡著。子誠教賬房送他二十金，醫生去了。子誠等太太醒來，兩三日之間，果然不想吃煙，卻也沒有什麼病痛，只是人少了些興致。